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號

王雪五主編

進步與貧困

(二)

佐治·奧爾森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進步與貧困

(二)

佐治樊弘譯
陶孟和校

漢譯世界名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進步與貧困

第二編 人口與食物

第一章 馬爾薩斯學說的起原和基礎

在我們所曾研究的學說的背後，尚有一種學說，必須詳加考核。現在流行的關於工資來源和工資的公律的理論，最有力量的根據，便是人所公認的馬爾薩斯（Malthus）主義——人口的增加自然而然的比食物的增加更快。這兩種學說，互相表裏，互相引證，對於我們所努力解決的大問題構成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所給與他的答覆。

這個流行的學說：工資係由勞働與資本之間的比率決定的話，在上文裏面，我想，已經指出了他確是毫無根據的了，但最可令人詫異的，就是這種毫無根據的學說，如何還能穀如此普遍的，並

長久的存在。卻說，這樣的一種學說能設在這一種的社會狀態裏面，即在那多數勞動者的職業和工資，都要靠另一個資本家階級的狀態裏面發展出來，並且又能得到這樣的那些從來也就少有吃苦的去辨別真偽的民衆信認，二者均不足怪。不過這種已經在考察上覺得毫無根據的學說，居然能設在現在這個世紀以內，並在怎多的專以闡明和發達政治經濟學爲職志的思想家之中，得着繼續的承認，則不可謂不是一件怪事了。

可是我們要在馬爾薩斯的普遍的被人承認的進程內，去找出這個捨此無法解釋的事實的說明。這種流行的工資學說之所以從未經人公平的試驗，實因馬爾薩斯學說的擁護；於是在一般政治經濟學家的心目中，他便好像一種『自明』的真實了。這兩種學說互相表裏，互相補充，互相守護，同時，又得到一個新從地租學說的討論中，發生出來的一條有名的經濟原則的響應——即過了某一種限界，在土地上所投入的資本與勞動，其所得之收入漸往下降。各種學說相合併以解釋一種組織最繁和進步最高的社會的現象，但使讀者覺着此種解釋，無往不通，遂不去再作精密的考核了。

在這兩種學說裏面，那一個在歷史上發現的最早，這是很難說的。總之，人口學說一直等到工資的學說已經在科學上變成了天經地義，方才在科學上占地位。但他們卻係自然而然的一齊發生和發達的，並且在政治經濟學尚未被人開始組成系統的時候，他們已就多少有些粗疎的形式。馬爾薩斯的學說，亞丹斯密司雖然沒曾把他充分發展，但從斯密司的書中，有好幾個地方，都可看出他心裏早經有這個學說的雛形，我覺得，這種雛形的人口學說，是他的工資理論錯誤的重要原因。無論如何，這兩種學說聯合的如此密切，互相補助的如此充分，所以巴克爾（Buckle）在他所著的十八世紀中蘇格蘭學者的考察裏面，評述政治經濟學的發達史的時候，即把這個流行的工資理論的完全證明，歸大功於馬爾薩斯提出的人口增加比較食物的增加更快的主義。他在所著的英格蘭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f England）的第三卷第五章上說：

十八世紀剛完結，完全證明了勞動的報酬係由兩種事實所造成，即國家用以支付工資的基金之量，和分享工資基金的勞働者數。我們的知識的這個大進步，大部分，雖然不是完全的，是由於馬爾薩斯。因為他所做的人口論，在哲學的思想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不但產生了不少的

實際的效果，並且將來也許還要引起其他更重要的效果。這書是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亞丹斯密司（Adam Smith）在一七九〇年早已逝世，否則他一定要很歡喜的去看他自己的理論。如此的被人擴充，而不是被人修正了。說老實話，如果沒有斯密司，那裏還有馬爾薩斯；這就是說，只因為斯密司已經奠定了基礎，所以馬爾薩斯纔能修出這所大房子。

這個有名的學說，自經宣佈以後，不僅大大的影響了政治經濟學上的思想，並且影響了更高的玄想，他的根據是（如北美殖民地的發展所表現的事實，）人口的自然趨勢至少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就是依着幾何級數而增進，但食物的增加，即在產業最適宜的地方，亦不能比較數學級數增加的更快，即每二十五年額外增加之數量，不能等於現在所產生的數量。馬爾薩斯繼續質樸的說：『這兩種不同的速率的必然影響相合，實是可驚。』他的（第一章）結論說：

讓我們把本海島上的人口定為一千一百萬，並假定現在的食料，足殼供養此數。在第一個二十五年，人口漲為二千二百萬，又因食料也漲一倍，彼此亦足敷用。在第二個二十五年，人口漲為四千四百萬，食料便只殼供養人口三千三百萬。在更下的一個時期內，人口漲為八千八百萬，

食料只殼供養半數。又在第一世紀結束的時候，人口漲爲一萬七千六百萬，食料僅殼供養五千五百萬，結果遺留下了一萬二千一百萬人口完全無所贍養。

現在不說本島，而以全球爲例，移殖之民自然不算；假定現在人口等於十萬萬，並假定人種之增加按照下列的數字漲大，一，二，四，八，十六，三二，六四，一二八，二五六，又食料之增進如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倘經二百年，則人口與食物之比必爲二五六與九之比；三百年必爲四〇九六與一三之比，兩千年，則兩數之差幾乎便不能計算了。

這一種推算的結果當然爲事實所不許，因爲現存人口之數決不能超過食料所能供養之數，因此之故，馬爾薩斯的結論是，人口的無限增加的趨勢必然要受限制：即對於生殖能力的道德的限制，或增加死亡率的各種原因，此種原因馬爾薩斯歸納爲罪惡和貧乏。凡阻止人口生殖的原因，他稱爲消極的限制，凡以增加人口死亡率的原因，他稱爲積極的限制。這便是馬爾薩斯自己在人口論 (*Essay on Population*) 上所發表的有名的馬爾薩斯主義。

現在我們不值得指摘關於幾何的和算術的增殖率的錯誤，這只是頑弄比例的把戲，而他的

巧妙還比不上人所熟知的龜兔競走的故事。據這個故事上說，兔子生生世世的追趕烏龜，永也趕不上。因為算術的與幾何的增加的假定，在馬爾薩斯主義中，原是不重要的，至少那些相信這種主義的人是曾明顯的否認了的；例如彌爾（John Stuart Mill）便說：『這個假定不應把這事實所不許的事情來說的如是恰切，又凡具有思考能力的人無不以此假定為這個理論的贅疣。』（註一）須知馬爾薩斯主義的精髓是說人口的增加有比食物的增加進行更快的趨勢，又這兩種原素在快慢上進步的差異，或如馬爾薩斯所言，解為人口依照幾何的比率進步，食物依照數學級數進步；或如彌爾所說，解為人口依照常定的比率，食物依照漸減的比率都是說法上的差異，無關於馬爾薩斯主義的精義。最重要之點為兩個學者所公認的。實如馬爾薩斯自己所說即『人口的增加常有超過食物增加的自然傾向。』

現在所主張的馬爾薩斯主義，可以用最有力而最不受指摘的方式，表述如下：

常常傾向增加的人口，如無限制，最後必要受食物限界的阻礙，但不是受一種固定的阻礙，而是受一種有彈性的阻礙，結果使食料的獲得愈益困難。因此凡在生殖力自由發展毫不受人

智的限制的地方，必有一種不足的狀態發生，這種狀態將人口限制在食物的範圍內。

這種學說，在實際上，論其抵觸那種憑藉創造的慈愛心和理性力足以調和人口與食物的衝突的觀念的程度，雖然不如那種相信禍福皆由天定而不努力去尋求貧困根源的態度之厲害，但他因為明白宣言罪惡和厄難係由人的最純潔最快樂的愛的天性的必然的結果，遂與人心裏面的根本觀念相衝突了。這種學說，於甫經公佈之際，即被攻擊的極露骨，於是攻擊之中，感情的成分極多，理性的成分極少。但他卻是能設經得起考驗，終於大獲勝利了。又他雖然經了哥德溫（Godwin）的駁回，科伯特（Cobden）的排斥，和所有的這些從論戰，譏諷，笑罵，和怨怒中所射出來的冷箭，但在今日的思想世界上卻然成了公認的真實，並把那些素不信他的人也逼得沒有反對的話說。

他的勝利的原因，他的力量的泉源，都很顯明。馬爾薩斯主義一方面似乎有不可駁詰的數學的真理在背後——即凡一種繼續增加的人口最後一定超過地球上所能供給他的食物或立足之地，而又一方面在生命與食物的限制拼力奮鬥的動植物界中更得到一些比擬做幫助——

這些比擬把人的生命和動植物的生命的差別減輕，大得近代的生物學說的讚許，勢力日漸大了；並且這種學說又得到了許多顯明的事實的擁護，如貧困，罪惡和愁苦在繁密的人口中的盛行；物質進步的影響在日往上增的人口，中，貧苦並未解免；這種在新開闢的地帶中人口之數增加極快，而在人口已經繁密之地則因貧乏階級的死亡速度，復阻止了人口進步之路等類皆是。

馬爾薩斯的這種學說所造成的這個普遍的原則，他不但說明了這些確切的和類似的事實，並且還能使他與工資取自資本的學說和他所推演的各種學說彼此連合的極度熨貼。依照流行的工資理論，工資因人口的增加把資本分的更小，所以工資日往下落了；依馬爾薩斯（Malthus）的主義，貧困因人口的增大把食物分割的更細，所以貧困隨時出現。以後所待做的，只差把資本與食料證爲一事，並把人口與勞働者數證爲一事，而使這兩個命題的實質與形式歸於一致。其實在流行的政治經濟學中，這些名詞常相通用。（註1）因爲這樣，所以巴克爾（Buckle）說，馬爾薩斯主義最後證實了亞丹斯密司的工資理論。

里嘉圖（Ricardo）恰在『人口論』出版數年後，以其所發明之地租公例，改正了斯密司

(Smith) 對於地租的性質和原因所犯的錯誤，但他卻供給了馬爾薩斯學說一個新證據，即人口繼續增加致使食物的需要愈加迫切，致不得不去耕種生產力較小的土地或在同一土地上去耕種生產力較小的限界，所以地租便日往上騰了。此後他們便造成了一個三角同盟了，在這三角同盟之中，馬爾薩斯學說在兩面都有學說為擁護——從前被人公認的工資主義和及後被人讚許的地租主義，不過是這個以馬爾薩斯命名的這個普遍主義，在工資和地租兩方面所表現的特殊例子——工資之落地租之漲與日增月進的人口之動同時發現，確係人口受食料的壓迫所表現於工資和地租方面的兩種形式。

自從里嘉圖 (Ricardo) 而後，時人所認許的政治經濟學，雖然有些小的地方被澄清了或說明了，但並沒有實質的改變和進步，這個馬爾薩斯學說，在政治經濟學上占了地位之後，雖然忤逆了上文所述的這種想以仁智解除貧困的觀念，但他至少在舊國裏面，卻不忤逆勞働階級所懷有的其他的觀念。反之，在他方面，如像工資的學說原為他所擁護，結果又轉而擁護了他，他與他們相互提攜。自機械工人或紡績工人方面視之，工資低落的原因係由人口過多彼此競爭，又在蠅蟻的

貧民窟裏面，豈不是明明白白的顯露着人口實是太多嗎？

但是人口學說大獲勝利的原由，全在他不與現存的權利並不與任一有權階級的利益衝突，反之，他並去阿諛和保障那些操縱思想的富人階級。在一個時代眼看着那些舊的根據已漸失墜，他於是趕來給那些給少數人霸占世界財貨的特殊權利以聲援，因他宣稱貧苦和不足是自然的原因所造成的，其實這種貧困和不足，如果基因於政治，必責罪於凡容許這些特殊權利存在的政府制度。這篇『人口論』(Essay on Population)顯係對於威廉哥德溫(William Godwin)所著政治公正的研究(I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的公然答辯，威廉的這個研究乃係主張人類平等的原則，至於人口論的目的乃在替現在的不平等辯護而把這種不平等的責任從人造的制度上，輕輕的卸到天設的法律上。這並不是新的，因為華勒斯(Wallace)早在四十年前，便提出了人口過度增加的危險，以為公平的分配財富辦不到了；只因時代的關係，這個同一的觀念當着被馬爾薩斯(Malthus)提出的時候，便特別的受有權階級的擁護，因為他們自經法國革命而後，便常恐怕有人懷疑現存的制度。

現在與當時一樣，馬爾薩斯的這種主義卻是避開了革新的要求，隱藏了在問題上和良心上的自私自利的天性，因為他說貧窮與不足乃是無可奈何的。他提出了一種哲學，有了這種哲學之後，富人帶維茲（Dives）便可在吃餐的時候，借以拒絕拉撒路（Lazarus）這位在他的門口餓的不了的『叫化』，有了這種哲學之後，有錢的人便可快快樂樂的把錢包鎖起，不管困窮要求施捨，有了這種哲學之後，發財的基督教徒，雖然每一禮拜都在美麗的裝有披套的坐位裏面，鞠躬，祈禱上帝的恩賜，但對於咫尺之外的謁齏不堪的窮困則覺毫無半點責任。因為貧困，不足和乏食，依這理論說來，既非由於個人的貪心，亦非由於社會的組織不良；他們乃是普遍公律的必然結果，假如去反對這些公律，即令不比褻瀆神聖，亦必等於與地心吸力的公律衝突一樣無用。依照這種見解說來，他在貧乏的現象之中積聚財富，不過僅如在流沙之中圈護一塊小地方的良田，以免受其淹沒一樣。他自己雖有所得，但無人會受了他的損失。又即令富人逐字逐句的遵照基督的囑咐，概以財富分給社會中的貧困，但結果還是沒有什麼益處。人口必然更再增加，結果他必然再受食物和資本的限制，又將來所產生的平等亦不過公共貧苦的平等而已。因為這個道理，所以凡關於干涉

任一有權階級的改良政策都是要遭人鄙棄的，因為他是絕無希望的。既然人間的公律不能預先提出一種限制生產的方法，俾自然的公律無從活動，借以免除人口的剩餘，並即以阻止人口增加的趨勢，則是將來的人口定擠滿了全地面，好比沙定魚，被擠滿在包裹箱內一樣，除了依賴教育的功效和努力於限制生育的宣傳而外，無論個人或團體的努力欲求免除貧困，均是白費。

無論何種學說，只要與那貧苦階級的慣常思想相合，並且只要足以替富有權的階級的自私和貪婪做辯護，他必然傳播的極速，影響人心極大。馬爾薩斯 (Malthus) 所提倡的這種學說之所以受人信任，全是因為這樣。

近年以來馬爾薩斯的學說，在我們對於人的來歷和物的起原的觀念變遷裏面，又得到了一個新的根據。巴克爾 (Buckle) 說，自從馬爾薩斯的學說流行後，哲學的歷史便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這種說法，自我看來，很容易證明他不錯的；但是我們假如效法巴克爾去尋求，他在這些高深玄遠的哲學範圍裏面的影響，雖然十分的有趣味，可是超出了本研究的範圍以外。但是生物進化論所給予馬爾薩斯學說的新根據，精深的和獨創的見地，在推尋這種學說的勢力之淵源上，必被吾

人所注意。在政治經濟學中，既然工資理論和地租理論都推許馬爾薩斯學說是種真理的中心，無怪這些類似的觀念被擴充在形形色色的生命進化裏面，越發使他的地位愈高而且令人愈難進攻。這位終身熱烈的反對這種新哲學的阿伽西 (Agassiz) 曾說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與馬爾薩斯主義處處相同，(註三) 又達爾文自己也是如此的說『生存競爭』的學說是由馬爾薩斯的學說應用到動植物世界裏面所得到的結論。(物種由來論第三章)

雖然，如說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的進化学理論完全便是推廣了的馬爾薩斯學說，我覺着還是不甚適當，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原來便沒含有進化的觀念，並且亦無包含進化觀念之必要。但不久便被人加進去了。馬卡羅和 (McCulloch) (註四) 以社會進步和技術進步歸功於人口的增殖，並宣言他所產生的貧困實足以鼓舞上層階級和中間階級發展產業，倡明科學，和蓄積財富，如果沒有這種刺激的力量，社會必將立即陷於麻木的狀態，甚至衰滅。這豈不是直截承認『自然』所採用來造成地上衆多生命的各種既複雜又離奇的形態的『生存競爭』和『適者生存』兩方法實大有功於社會的進化嗎？這豈不是承認這種表面雖似冷酷雖似殘忍而其實則在無限的年

代中，將低等的動物進化成高等的動物，將猴子進化爲人並把石器時代進化而成十九世紀的力量嗎？

如此的被人推崇，被人證明，被人穿鑿，被人附會的馬爾薩斯 (Malthus) 學說，——即貧困係由人口受食料限制的結果，或由勞働者數常使工資往最低的限界下降，即往勞働者所能恃以再生產的最低限下降的結果——普遍的被人承認好像他是一種沒有疑問的真實他被用來解釋社會現象，恰如天圓地方之說，歷代以還均被用來解釋明亮的天空的現象，和摩西 (Mosaic) 紀錄上的感人最深的文字用來解釋地質學中的事實是一樣的。如果單論這種學說的勢力，那末，反對這種主義正如有色人中的一位教士反對地球繞日的意見一樣，苟非具有無法無天的勇氣絕難如此做去，因爲馬爾薩斯的主義，幾乎得了智識界的普遍證明，又在今日的最高深和最普遍的文著裏面皆有馬爾薩斯學說的勢力。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歷史學家和自然研究家，社會科學大會和職工團體，教會中人和唯物論者，守舊派中的健將和革新派中的前驅，均說他是對的。又從未聽說過馬爾薩斯，且不知道他的主義是些什麼觀念的人，亦堅持這種學說，是正確的，並用以解釋萬物。